■图片故事

那人 那牛

□苏湘红 文/图

母亲过世之后，眼见日日形单影只的父亲，我一阵阵悲伤涌上心头。

当父亲说要到生我养我的村庄住一段时，我答应了。

一日，父亲来电说，如今能动得手脚的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一天到晚连个说话的人影儿都见不到。我想买头牛，每天放放牛，没人说话时，跟牛说说话也好。

我知道父亲想要我“放血”，但我手头并不宽舒，我想到了余华的小说《活着》，故事中的主人公到最后只能跟一头牛聊聊心情时，我妥协了。偷偷取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熬夜写出的豆腐块得的丁点稿费，托乡人带给父亲，买一头可以让父亲寂寞时听他说话、能给父亲带来欢乐的牛。

拿到钱，父亲相牛去了。

父亲到邻村去买牛的那个日子天气晴朗。中午，一声洒脱浑厚的牛哞声划破了村庄的宁静。父亲和牛头顶丽日，一前一后在村口出现。村人全都走出屋，前呼后拥着黄牛。一群群看客，迎新娘一般热热闹闹。

牛挺精神，从蹄腿到身尾，从五官到牛纹路，在众乡亲眼里都无可挑剔。人们夸完了牛就夸父亲，夸得比伯乐识千里马还玄乎。

家添一头牛，父亲的事就更多了。农忙，没有人手放牧，父亲干完地里的农活后，再猫着身子上山去割青草，天幽暗时才急急扛回家；农闲，只要天不下大雨，父亲就坚持每天早晚各放一次牛。

每次父亲喂牛时，黄牛边嚼边昂头望父亲，不时发出一两声低沉的道谢，那是一种父子般亲切的无声交谈啊!

深秋翻耕、初春开播，牛蹄踩响了季节。这时，手撑着犁铧的父亲，嘴里极富韵味地吆喝着牛，被犁开的泥浪，摇曳生姿，温馨新鲜的泥味不知酣醉了父亲多少个甜梦。父亲赶这头牛犁着自家和邻居家的责任地，肥沃与贫瘠，刻下了父亲和牛的一片片辛劳。

拥有这头牛是父亲的荣耀。那些日子，牛贩子“红娘”踏破门槛，甚至途中拦截牧牛的父亲要买这头牛。一日，一牛贩子把牛“审了又审”后，高扬起两个手指；八千元。而父亲就是紧紧抓住绳子不放。父亲说，等过完我这辈子你再来开价吧。但心中未免预感有些不详。

事情总是让人难以预料。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准备给牛添第三次草料的时候，回娘家看望父亲的堂姐正在剁猪菜。突然，一阵沉郁痛苦的呻吟声从牛栏里传来。堂姐急忙跑到牛栏，黄牛已直挺挺地躺倒了。堂姐大呼，不好了，牛中毒了！父亲也急如流星般赶到。

随即，抢救在惊慌失措中进行。尽管父亲灌了几个臭鸡蛋，牛哞声还是渐趋微弱，最后什么声息都没有了，牛栏里弥漫一阵阵透心的冰凉。

父亲当时就像我母亲过世时那样，两行清泪顺着他沟沟坎坎的脸庞流下：牛呀牛，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啊……父亲以一种大山里的男人和一个一辈子跟泥土打交道的庄稼汉最悲伤的声音哭诉着，凄凉的哭声小锤一样一叩一叩敲击在每一位垂首默立着的老家人心上。

牛开膛时，父亲呆呆地坐在屋的一隅，不忍心瞅上一眼。

四弟后来酒醉后跟我说，哥呀，那晚我们的父亲在15瓦的灯影里的身影，就像磨房里那只不会言语的石碾。

想起我恩爱了一辈子的父母、已过世四年的母亲和形单影只还在尘世里奔波劳累的父亲，我把头埋到深深的膝弯里，哭了……

黄永玉为巴金画像

□张达明

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对版画、油画、国画、雕塑等无师自通，被称为“全才”“鬼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卓尔不群的大画家，长期以来却被一件事情所困扰：不能用一幅画表达出心中的巴金。

谈到巴金先生，黄永玉总是这样说：“前辈中，我最怕巴金。”他的所谓“怕”，是对巴金敬重的一种特殊表达。他曾在《巴先生》一文中写道：“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话在书里都写完了，他坐在椅子里，脸孔开朗，也不看人，那个意思是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之后走路。却又不像；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洽空气的。只是难插一句腔。”

黄永玉第一次拜见巴金先生，是在1947年。那年秋天，作家黄裳和汪曾祺约年仅23岁的黄永玉去上海看望巴金。去之前，黄永玉暗想：像巴金这样的大作家，一定是位充满热情和敞开心扉的前辈。令黄永玉意外的是，巴金见到他们时，并没有表示过多的热情，只是礼节性地打了招呼，在给每人沏了一杯茶后，就坐在对面微笑着静静地看他们，这让黄永玉甚感失望。为打破尴尬，作为巴金夫人萧珊西南联大时同班同学的汪曾祺，主动寻找话题以活跃气氛，这才让黄永玉减少了一些拘束。黄永玉的表叔沈从文与巴金私交甚笃，好几次，黄永玉都在表叔家遇见巴金，仍像第一次见面那样，巴金只是微笑地看着他，并不多说什么。黄永玉很知趣，当两位前辈坐下交谈时，他就悄悄退出，以让他们享受用片言只语丰富起来的安静。

黄永玉后来回忆道：“我从巴金先生睿智而沉寂的目光里，看到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希望，让我更深地理解了他曾给一位读者的信中所说，‘任何高谈阔论都不能代替爱、怜悯、感恩这五个字，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唯有如此，才能维护人性的尊严’，也让我为他作一幅画的愿望愈加强烈。”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黄永玉究竟为巴金作了多少幅画像，连他也记不清楚，但却没有一幅让他满意。每当这时，他就会重读巴金的《家》《春》《秋》和《随想录》，以期加深对巴金思想的理解。

终于是完成夙愿的时候了。2011年11月25日，是巴金诞辰107周年纪念日，位于上海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也将在这天修缮完工。此前的10月下旬，有关方面找到黄永玉，邀他为巴金故居设计一张藏书票，他想也没想就爽快答应了：“我要好好画一张巴金的像，要在画中突出他晚年头发竖起来的特点。”黄永玉找到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为巴金拍摄的一张晚年肖像照，高高悬挂在画室的墙上，静静端详并长久与之对视。渐渐地，一张“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沉思，从容，满是鞭痕”的艺术化巴金，在他心中不断重叠，灵感也随之涌动，半个月时间，一幅名为《你是谁》的巴金画像，便大功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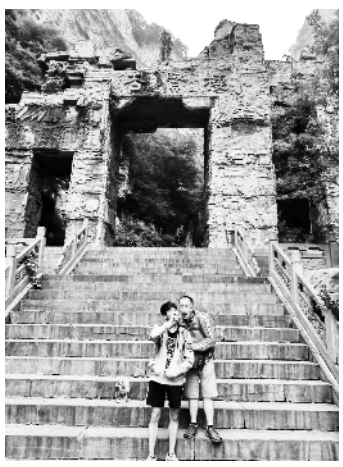
凝视着画中巴金凌乱而竖起的银发，黄永玉甚是欣慰：“一张古典且感伤与忧郁的面孔,加上凌乱且竖起的银发,让巴金的性格特征尽显无遗，也表达出他确是一个大写的人。”

2011年11月25日，黄永玉在将《你是谁》的画作交予“巴金故居”时感慨道：“在我走进88岁这个金秋时，我终于还了多年的最大夙愿，如果巴金先生地下有知，他也一定会喜欢这幅画的。”

■家庭相册

爸爸的摩托车

□鹿培钊 文/图



初中的时候，爸爸买了一辆摩托车。

我喜欢坐摩托车，双手撑在座椅后的行李架上，抬头看蓝天、白云在后退，风拨弄着额头前的发丝，拂来拂去有些痒。

偶尔瞥见爸爸后脑勺的白头发，就开始数起来，一根、两根、三根……

在摩托车上对话，我需要身体前倾凑到爸爸耳朵旁，爸爸不用动，风就能把他说的话吹过来。但他依然时常会歪过头，冲我说：“风大，靠着我”。我就把撑在行李架上的手收回来,搭在他腰间,脸贴在他背上。有时候路程较远,睡意来了,就用力些搂着爸爸的腰靠在他背上打瞌睡。

后来，家里有了小汽车，摩托车便被静放在了角落里。我由坐在爸爸身后变成了和爸爸并排坐着，和他说话再也不用身体前倾凑到他耳边，也不会在中途慌慌张张拿出雨衣裹在一起了。

我和爸爸都不擅长热烈的表达，向来沉默，交流很少。摩托车渐渐被遗忘了，和摩托车一起被遗忘的，还有那从爸爸身后拥抱他的感觉。

等上了高中，为了更好地学习，我开始寄宿在学校，每两周回家一次，本来就不善于表达的我们随着见面的减少交流也更少了。等到了大学，对于家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与爸爸的交流停留在了手机里。每次基本都是简单的嘘寒问暖，想深入地和爸爸聊聊，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不知从何提起。

从摩托车到小轿车，好像是一个隐喻：我从爸爸的身后移到了和他并排，接下来就是不可避免地把他甩在我的身后。长大就意味着我和爸爸之间的距离终究要不可逆转地被拉大吗？仿佛一切违背时间法则的努力都是无用功，我似乎渐渐读懂了龙应台的《目送》：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去年春节，爸爸喝醉了，我架起了他，后退着缓慢地把他挪进了房间，和他一起摔在床上。我再次看见了他的白头发，爸爸的白头发距离我这么近，就像以前坐在摩托车上一样。

我开始怀念“退休”的摩托车了，怀念爸爸宽厚的臂膀和庞大的身躯，虽然每次都会被他遮挡住前方的视线，但是更多的，他为我遮挡了太多的风雨。而现在，他变得瘦骨嶙峋，再也不能骑摩托车载着我，轮到我站在他的前方，为他遮风挡雨，即便终会渐行渐远，但只要我一扭头，一定能看见他，就像以前他扭头看我一样。

每一个父亲都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子女永远留在自己身边，不受到任何伤害；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能在外得到锻炼，将来能够独当一面。可怜天下父母心，希望每一位父母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